

# 夏飘雪

SNOWING IN SUMMER

洛 心 / 著

在加拿大卡加利这个小城市，五月的夏天里，也会飘雪。

夏日午后缓缓飘落的雪，虽然很快便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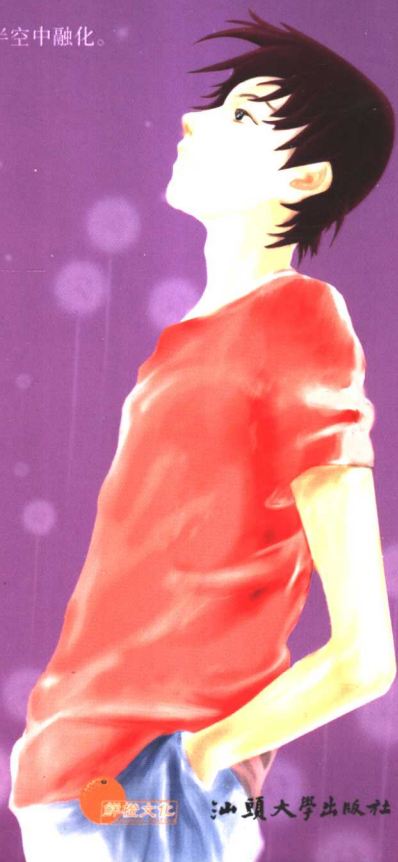
但留在脸上的抚触，却深深地留在记忆里。

而他，就像这一场雪般，

轻轻淡淡地落下，还来不及堆积，就在半空中融化。

但是他留下来的一言一行，

却深刻地，永久地在心里留下印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飘雪 / 洛心著, 一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4. 10

ISBN 7-81036-881-8

I. 夏... II. 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94127号

中文简体字版 ©2004 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发行。

本书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商周出版事业部授权, 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

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汕头大学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

## 夏飘雪

作者: 洛心

责任编辑: 蒋惠敏 廖朝晖 童菲

封面设计: 鞠子工作室

责任技编: 姚健燕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 515063

电话: 0754-2903126 0754-2904596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168 1/32

印张: 6.5 插页: 8

字数: 104千字

版次: 2005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20000册

定价: 16.00元

ISBN 7-81036-881-8/I·116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177号祥龙阁2202室 邮编 510620

电话/020-85250103 传真/020-85250223-6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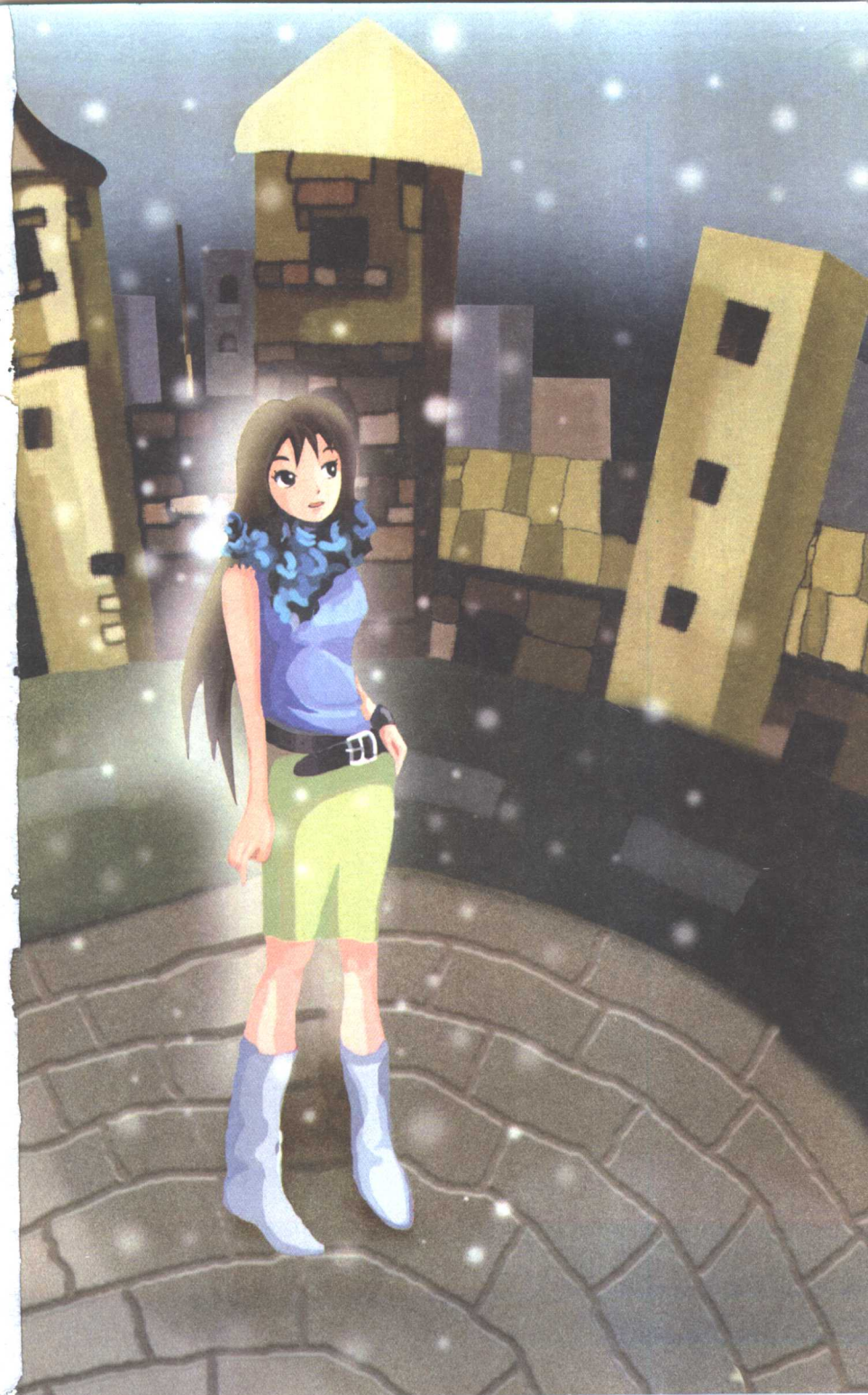
马新发行所/城邦(马新)出版集团

电话/603-9056 3833 传真/603-9056 2833

E-mail: citeckm@pd.jaring.my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场雪，这场雪，  
在别人眼里或许好似从来没有出现过，  
但是在自己的记忆深处，每一个人，  
一定都飘过那么一场夏飘雪，  
轻轻地来，然后无声地走……



## 心中的雪

作者序

有人说，每本书都有要感谢的人。

如果说感谢，我想……就得感谢这些曾经出现在我生命里的众人。没有他们，我不会在二〇〇二年的二月，开始提笔写《夏飘雪》。

《夏飘雪》的写作时间超过了一年半，直到二〇〇三年的六月，我才替它打上了“全文完”三个字。

这个陪我走过将近一年半的故事，让我修了又改，改了又删，修改次数几乎数不清。后来的我，根本无法清楚我究竟想改什么，或许是因为潜意识里，我并不想让这篇故事结束吧。

这是我第一次写如此长的故事，好像有一部分的我也在故事里成长，里面的各个人物都是那么熟悉，因此结束它，某方面来说，像是要我剪掉生命里某一段经历般艰难，也因为这样，我更是不愿意将它写完，仿佛只要一直这样写下去，有些过去的事情就可以重新来过，有些渐渐消逝的回忆就可以重新浮现一样。

但是我清楚明白，当这故事开始的时候，它同时就已经结束了。因此不论我有多留恋，有多少回忆、多少情绪还在里面收不回来，这故事早就该结束了。

因此六月份的某一天，我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把删掉的、不愿意写的，以及在我脑海里出现几百次却迟迟无



法写出来的结尾全部一一补上。凌晨时，我完成了这篇十万字的小说，结束了不只是在字数上，更是在心态上的漫长。即使一年半的时间不算长，我却觉得好像过了几百年一样，不想结束，也结束不了。

但是终究让我打上了“全文完”三个字。

感觉呢，有很多话还没说完，还没说清楚，更来不及放进故事里，而我自己也有很多情绪还没从里头抽出来。

在阅读《夏飘雪》时，希望你们心里也能飘起一场细雪。随着故事，轻轻地飘下，然后跟着故事结束，雪也随之融化。一眨眼就过的感动，却实际存在过。

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场雪。这一场雪，在别人眼里或许好似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在自己的记忆深处，每一个人，一定都飘过那么一场夏飘雪。轻轻地来，然后无声地走。

希望，阅读到最后，你们能够了解，我迟迟不愿意结束属于我自己心中这场雪的原因。

最后的最后，很郑重地，感谢陪我走过书写《夏飘雪》这段时间的人——沉默却一直支持我的父亲，在我跌倒时搀扶我的母亲，还有更多更多，出现在我生命中的众人，真的，谢谢你们。

洛心于卡加利





## 第一章

五月五日，母亲节的前一个礼拜日。

天空下着大雪，一点也没有夏天即将来临的感觉。

我站在店门前，趁店里客人流动量较少的时候往外看去。外头一片白茫茫，但雪却不是用飘的。在台湾人的心目中，雪是像爱情小说里写的一样，用唯美的方式，缓缓飘下来。很适合两人在街头街角相遇，然后擦身而过时，回首那刹那，感觉到爱情来到了。

很可惜，这些只是属于小说唯美式的梦幻形容法。

现在外头的雪，是用吹的，猛烈的程度，就好像台湾的大台风夜，那种连招牌都会被吹掉下来的狂风暴雨般，只是，夹带的不是雨，而是每片有铜板那么大的白雪。

一点都不浪漫，只会让人有想一头撞死的冲动。

看看我身上的小短裙，我想走过街角的时候，需要遇上的不是让我觉得爱情来了的男人，而是一个不会让裙子被吹起来的方法。

这是一个暴风雪来临的夜晚。

外头太阳坚持高挂，阳光却穿透不透云层。加拿大的夏天特别长，满地白雪反射着白亮，即使是晚上八点了，外头依旧一片光灿。

也许有人会怀疑，这样一个所谓的暴风雪天，我为什么会穿着一件小短裙？

唉，不能怪我啊！只能抱怨这变态的天气。早上我出



门时，天空的太阳还是很大一颗悬在那里的，至于雪，则是在下午六点十分开始刮起来。

是的。这就是卡加利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

我看着玻璃窗外唯一的光景被埋在白雪里面，脑袋开始算起数学。这是我来卡加利的第几个冬了？

三年？不，不是，似乎是四年了，四年多了。

四年来，我不觉得自己学了很多，但是某方面的我却有了好大的转变。说不上来是哪变了，却隐约感觉到，不论对事情、感情，甚至只是些微不足道的事物，我都彻底改变了看法。改变我的，我想除了人都该有的成长，更多的，是这个城市，还有某些特殊的人的影响。

我居住的卡加利，是一个比温哥华、多伦多，这些一说到加拿大，大家就会联想到的地方要小得多城市。

我记得飞机降落时，我几乎要睁大眼睛才能看见那在一片看似荒芜平地上突显的细细小小建筑物。我和妈对看相互一笑。这一笑，似乎是在说，“啊，终于到了”；可是很多年后，我终于明了，那一笑，隐约说着，“啊，就是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地方”。

卡加利，不算是个发达的城市，却也说不上落后。该有的，它都有，要糜烂有舞厅，要上进有大学，要偷闲有公园，想败家也有名牌专柜。

真的，该有的它都有。

我却还是深深觉得，这城市缺了些什么。

说不上来是什么，却是那么强烈地感觉到，缺了什么。

除了人文语言的不同，这地方最令我感到冲击的就是天气了。卡加利无非是个寒冷的城市，住在台湾十几年，





哪有遇过什么白雪，更别提是如此长、如此冷的雪季。

它的雪季长得仿佛永远不会结束般，即使天稍微放晴，也总有种大地随时会再转白的感觉。一年里有七个月，整个城市都覆盖在白茫茫的大雪之下。雪季，经常在九月当台湾还是艳阳高照的时候就飘然而来。像西北雨一样，忽然滂沱而下，让人措手不及。不同的是，这一下起雪就是无边无际的七个月，而不是短短的十来分钟。就像今天般，早上明明还是艳阳高照，到了下午，世界仿佛换了衣裳，变成了白雪缤纷的冰的世界。

九月，雪会断断续续地飘落，直到五月底。偶尔老天耍个脾气，七八月的艳阳天，也会忽然飘起十来分钟的细雪。那是夏飘雪，后来我都这样笑着说。只是，这个后来，是很久以后了。

还记得第一次看到雪，我高兴得拉着妈妈跟妹妹半夜三更又叫又跳，只差没唱起歌。只是随着一年一年的冬去春来，对于雪，我已经完全失去当初那份感动了。出门时，看到白茫茫一片，就会像在台湾说声“喔，下雨了”般，说声“呃，下雪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这是一种悲哀，好像人生又失去了一种感动的原因。虽然总是对着雪皱眉怒嗔，但我知道心底的某个我，还是小声压抑地啜泣着不再属于我的感动。

很小的悲哀，但是确确实实地存在。

“喂！洛心，给我三瓶麒麟。”莉莉的声音在吧台外响起，把我脑袋里的思绪打散。我回了神，连忙应了一声，熟练地打开冰柜，拿起里头的麒麟，放在吧台上，等着莉莉来把它们拿去给客人。



“讨厌喔！下雪了。”边拿着麒麟，莉莉边不满地念着。

我无奈地给了她个笑容，当做附和。

“啊啊，洛心快快快，给三杯大杯可乐、两杯冰水，一杯加柠檬，还有四瓶 blue 不要杯。帮我送去二十一桌。”  
恺在莉莉走了以后，踩着日本木屐，喀啦喀啦地跑来吧台，劈里啪啦念了一大串，又喀啦喀啦地跑掉。

“喔。”我应声。

“洛心，三杯荔枝鸡尾酒，谢谢。”

“洛心，两杯 grass hopper。”

“洛心，帮我把这些送到第五桌，OK？”

“哇靠，人好多啊！洛心有空来帮手一下，我要七杯冰水、八杯茶。二十二桌。”

像嫌我们不够忙似的，客人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躲雪，全部涌进了餐厅，让原本就忙碌的周末夜更是热闹起来。

只见女服务生穿着和服，踩着木屐，喀啦喀啦地跑整场。

我的手则是没停过地拿这个，调这个，端那个。

叮当！餐厅的门又开了。

我心里忍不住开始问候起别人的母亲，却还是要扬起最甜美的笑容，说声：“欢迎光临。”

三个女孩东张西望地走了进来。

“小姐三位吗？”

“嗯……”

“请问你们要普通桌位、旋转寿司台，还是要铁板台呢？”

“呃……普通桌位就好了。”





“好的，请跟我来。”

带完了位，我继续认命地调着点单机不停吐出来的单子上的各种饮料。

我的工作是带位兼调酒师……好吧，偶尔忙的时候，我还要送菜，如果再忙一点，我要收碗盘。最后，如果餐厅的客人像饿了十几天没吃饭般狂扫的话，我还得去后面帮忙整理洗干净碗盘。

虽然忙，但其实无所谓的，餐厅的同事都这么熟了，谁不会互相帮忙呢？

“请问……”刚刚三个女生中，个子小小、长相可爱的一位走到我跟前。

“有什么事吗？”我边切水果边抬头回答。

“请问以前那个高高的调酒师还在吗？”

“啊？”我把切成花的柳丁装盘，擦擦手，有些迷惑地抬头看她。

这时候我才看清楚她的脸稍稍泛红，有些扭捏的样子，然后猛然间，我知道她问的是谁了。

“很抱歉喔，他去年就辞职了。”唉，果然是红尘账算不完啊。我在心里苦笑。

“是吗？”她脸上明显露出惋惜，“我来过好几次，可是去年回了温哥华。没想到再回来，他已经辞职了……”

“对呀，他去年辞职了。”我还是微笑地重复着我的话。女孩踌躇一会，满脸惋惜地走回她的位子。

我看着她的背影，唇角微弯地挑了颗柳丁，继续刻我的花，情绪一直保持着平静，很努力保持着。

还兀自微笑着时，门口又来了五位客人，我把笑容扩



大，“您好，欢迎光临。五位吗？”

生活，就是这样吧！偶尔有一些小插曲，但通常是一成不变的。就像这家餐厅，偶尔有人跑来吃铁板，但大部分客人都还是选择吃寿司。

趁着偷闲的时候，我给自己打了一杯思乐冰，蹲在吧台底下偷喝。两只脚已经酸到发抖，从早上十点没有休息地忙到晚上十点。十二小时的工作，让我觉得脚已经脱离我的身体，在旁边跳起踢踏舞了。

看看时钟，离下班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

老天保佑，别再有客人进来了，不然我就要……我就要怎样还没想完，大门的铃铛又响了起来，从旁边的监视器上，我可以看见四个客人正一脸饥肠辘辘地走进来。

叹口气，我站了起来。“您好，四位吗？”

就像我说的一样。

生活就是这样，每天都在循环着，而爱吃寿司的客人也似乎永远都不嫌腻。

晚上十一点三十分。

我累得像只狗，终于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很多时候，尤其是这个时候，我都会想到小马常常在我耳边唠叨的一个问题。他总是一脸不解地问我：“那么累，干嘛还要做下去？”

我从来没有给过他正面的答复，总是耸耸肩，转移了话题。

其实我知道，我并没有什么一定要留下来的理由。只是，习惯了一种生活步调以后，我很懒得去改变。而更多





的，我想，是因为我还不想放弃某部分的回忆。可能小马后来也慢慢了解我的想法了吧，他顶多念我几句，很少再问我这个问题。

跟餐厅的员工打声招呼，我推开那三扇玻璃门，迎面而来的，是刺骨的寒风，还有几乎比硬币还要大的雪花片。

静悄悄的中央街，没有什么人影，零星的车灯缓缓闪过。我低着头，在大雪中缓慢走着，没有加快步伐，一是我太累，实在提不起劲跑；二则是我现在突然想淋雪。

捷运离我工作的餐厅有五条街的距离。

晚上的风雪，加上两盏坏掉的路灯，我怀疑，我若不小心，大概就会一脚掉进维修中的下水道。值得庆幸的，风只是大，却不刺骨。我小心翼翼地走着，专注地看着路况，然而情绪却开始往上飘，飘到一个我暂时到不了的地方。

小马最会唠叨我走路不专心了，他总是说走路看前面啊！那辆车那么贵撞了你赔不起的！

我除了恶狠狠地瞪他，心里多少还是很感谢他的关心。

小马是我一来卡加利就认识的朋友，他是英文老师看不下去我每次考试每次鸭蛋的惨状后，指派来指导我英文的倒霉男。

小马住在卡加利的的时间比我更久，对于卡加利这小城市，他有更大的无力感。

“这真的是一个很无聊的地方。”

“何只无聊？”小马打着电动，喋喋不休地抱怨着：“这里简直是鸟不生蛋，狗不拉屎，乌龟不上岸。”

他似乎很气愤，用力地按着游戏键。



想到小马每次谈到这地方有多无聊时脸上又气愤又无奈的夸张表情，我不禁笑了起来。

一咧嘴，雪飘进了我嘴里。

“你白痴啊！学蜡笔小新？哪有人张开嘴这样吃飘雪的？”我仿佛听见小马的声音在我耳边扬起。

那是我第一次白痴地对着天空，打开嘴巴，让雪飘进我嘴里。小马看见了，一脸惊吓地逼我合上嘴。

你是个好人。

认识小马第二年，在一个明月高挂的夜晚，我是如此跟他说。听得他差点没把车子开上旁边的山沟。

“你说什么？”

“我说，你是个好人。”

他一脸怪异地看着我，让我不禁怀疑，我用的词句是不是太过“小说”了。

“喔。”红灯转绿，小马的白色房车往前面没什么路灯的大路上开去。

“你也是个好女孩。”下一个红灯，小马没有转头，突然说。

“哇哈哈哈哈哈哈……”一阵狂笑，这是我给他的回答。

后来小马没有再说话。

我没有再说过他是个好人，他也没有再说我是个好女孩。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们的关系一直是像这样的，卡在一个点，上不去也下不来。但是我还是明了的，即使不愿意承认，但一直自私地把这关系停在这个点上的人，是我，小马只是默默接受而已。

抬头看看下班捷运进站的时间，还有十五分钟。我躲





进透明的等候室，头顶上唯一一盏灯闪烁不定，似乎随时要熄了般。

我闭上眼睛，想休息，却没法子让大脑停止下来。

思绪飘啊飘，摇到好高的点，我要很小心很小心才不会让它摔下来。我怕这一摔下来，我隐忍很久的泪水也要跟着溃堤了。我极力制止却又无法克制地想起陈年旧账，人事物一样一样像光影掠过，想着想着忽然觉得好累了，好想让一切都停止。

念头刚起，捷运已经在前方出现。

每次看到捷运到来，我都有种想要跳下去的感觉。

真的，跳下去，捷运反正也停不下来。

然后，一切就结束了。

我没有跟小马说过这个荒谬的念头，我怕我一说，他大概又要神经兮兮地不准我搭捷运了。

捷运来的时候，你，都在想什么？

捷运停在我眼前。就跟之前几百次一样，我还是没有跳下去。也就在刚想着“跳下去吧”的念头时，夏飘雪的声音在我脑海响起：

“捷运来的时候，你，都在想什么？”

“啊？什么意思？”

“捷运来的时候，你都习惯闭上眼。闭眼的那几秒钟，你在想些什么？”夏飘雪牵着我的手，上了捷运，回头，笑着问我。

“我在想……”我傻笑了一下，“我在想，风很大，眼睛好痛。”

然后他笑了起来，“是吗？”



我点头。关于那种跳下去的白痴念头，我想我是不会跟他说的。

“换你问了。”

“问什么？”

“问我，捷运来的时候，我都在想什么。”

“好吧。夏飘雪先生，捷运来的时候，您那精明的头脑里都在想什么？”

捷运这时候穿过地下道，发出轰轰的声响，地下昏黄的灯光映在他脸上，他看起来有些疲惫，双眼却还是闪亮的。

“我在想，如果你跳下去，我是不是有足够的时间拉住你。”

“啊！”

他笑了一笑。“我想，应该可以，我身手不错。”

他笑得温和，说得轻松，我的眼眶却湿热了起来。

哗哗哗哗——

捷运门开了，我选了最后一节车厢，第一排的位子。

半夜十二点零六分，整节车厢只有我和一个陌生的男人。

上了捷运，有了暖气，脑袋开始昏沉起来。

没什么危机意识，又或者，我长得不危险。靠在窗口，我闭上眼睛，感觉一阵昏沉的蒙眬。听着捷运行走的声音，我仿佛得到平静，思绪也好似有了翅膀，越飘越高、越扬越远。

没有任何其它的感觉，只想就这样一直走下去。





没有嘈杂声、没有压力、没有计划，只是，这样毫无目标地走下去。

也许，再走远一点，再走远一点就能到达他那。

再远一点……就好了。

就好了。

我一直相信，人生的相遇，不只是偶然。

除了缘分，更是安排。

人的际遇，通常只有两种：遇上该遇的人，或者，不该遇的。

我一直很小心翼翼地区别，谁是该遇上的人，而谁，是不该有交集的。

我一直能分别。

直到，那一天，当我遇上他。

我迷惘了。

究竟，我的这一生，是注定去遇上他？或者，只是我自己飞蛾扑火？

捷运穿过了第二个地下道，我睁开眼睛，发现车厢内空荡荡的，刚刚的陌生男人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下了车。两节式的车厢，只剩下我一个人。

暖气似乎又更强了一点。这就是卡加利政府人道的地方吧，在这种严寒的天气下，他们毫不吝啬地把暖气开到让人稍嫌太热的温度。

看了看外面的风景，离总站还有一站的距离。

我静静地看着窗外，忘记眨眼，等捷运到达了总站，

